

顾维钧回忆录

1112
0423
629

顾维钧 回忆录

第 八 分 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中 华 书 局

P 90228

責任編輯：劉德麟

顧維鈞回憶錄

Gu Weijun Huiyilu

第 八 分 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1 1/4印張·2插頁·489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800冊

定價：10.55元

ISBN 7—101—00165—3/K·71



1950年賴維鈞(在華盛頓中國大使館舉行招待會上)與(當時爲)參議員(三)尼克松握手



顧維鈞(博士)在電視節目“會見記者”中接見記者

出版說明

顧維鈞先生回憶錄的第七卷記述的是他駐美任內後期的情況，即1950年至1956年間的事。這六年的回憶，主要內容有朝鮮戰爭期間及停戰後的美蔣關係、戰俘問題、對日和約、日內瓦會議對臺灣的影響、美蔣共同防禦條約、聯合國席位問題以及毛邦初案、孫立人案的經過和內幕等等。也許是由於年代比較晚近，記憶猶新，顧先生對這一部份的敘述極為詳細，有二百五十餘萬字之多，是全書中篇幅最長的部份。爲此，我們把它分成五個分冊，即第八分冊至第十二分冊，陸續出版。

1949年迄今，祖國形成了分裂局面。顧維鈞先生作爲國民黨政府的大使，自有其鮮明的立場和觀點；但顧先生的記錄，不論從哪一方面來說，對瞭解和研究這段歷史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是不容置疑的。顧先生當年接觸的人和事以及這些人和事給予顧先生的影響，尤其是某些第三者的傳聞私議，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讀者當能有恰當的理解和中肯的分析。

顧先生對1950年以後經歷的敘述，涉及許多臺灣的人和事，這些人和事，由於海峽兩岸的隔絕，對我們來說是比較生疏的。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往往會遇到一些問題，要費許多周折去解決。即使這樣，還有些人名、機構、職務名稱仍未能查證準確。這一點希望讀者諒解。我們更殷望能得到臺灣史學界、外交界同仁們的合作，也希望海內外讀者對我們的訛誤之處給予指正，以期本書的翻譯更臻完善，這也是符合顧維鈞先生生前願望的。

目 錄

第八分冊

第七卷 第二次出使華盛頓(1950年——1956年)

第一章 朝鮮戰爭爆發後的中美關係

1950年6月24日——1951年2月1日

第一節 朝鮮戰爭的爆發及其於美國對華政策的直接影響

1950年6月24日——7月下旬……………1

第二節 赴臺磋商時局問題

1950年7月下旬——8月21日……………53

第三節 美國對臺態度曖昧的後果

1950年8月——1951年1月1日

(1) 美國曖昧態度下的臺灣合法地位問題

1950年8月22日——9月中旬……………96

(2) 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

1950年9月——1951年2月1日……………133

(3) 對臺新援助的初步階段

1950年8月——1951年2月1日……………202

第二章 中共介入朝鮮戰爭時期

1950年12月末——1951年7月

第一節 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前景

1950年12月末——1951年4月24日	
(1) 援華政策的發展及對國民政府的態度	
1950年12月末——1951年2月中	257
(2) 關於對臺灣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計劃	
1951年2月中——4月24日	311
第二節 國際背景和美國的政治爭論	
1951年3月——7月	348
第三節 共同防禦互助方案及對華援助	
1951年4月24日——7月	392
第三章 毛邦初與周至柔之爭及個人專斷的政治；這些問題對美國輿論和美國援華政策的影響	
1950年9月——1958年	
第一節 毛邦初的控訴及其反響	
1950年9月——1951年8月初	436
第二節 政府採取行動	
1951年8月中——10月末	475
第三節 法律起訴和難產的調查委員會	
1951年10月26日——1952年1月27日	533
第四節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	
1952年1月22日——12月	592
第五節 毛邦初案續記	
1952年12月中——1958年	619
附錄一 陳之邁的備忘錄：朝鮮危機爆發後美國國會的輿論	649
附錄二 崔存璘的備忘錄：美國的對華政策	655
附錄三 關於外交部就有關臺灣的一些問題	

	致聯合國大會備忘錄的報告.....	658
附錄四	1950年11月9日和12月27日外交部 長葉公超和美國代辦藍欽的會談記 錄.....	668

第一章 朝鮮戰爭爆發後的 中美關係

1950年6月24日——
1951年2月1日

第一節 朝鮮戰爭的爆發及其於 美國對華政策的直接影響

1950年6月24日——7月下旬

我聽到戰爭爆發的消息是在星期六晚上，當時我正在恩格爾伍德的新澤西別墅消夏。晚上十一點鐘，收音機裏廣播：北朝鮮的武裝部隊于星期日上午七時（朝鮮時間）從七個不同的地點向南朝鮮入侵，現已越過38線以南四、五英里。據廣播說，北朝鮮已向南朝鮮宣戰。

1950年6月24日的新聞報道，使我聯想起1941年12月7日，我在倫敦郊外穆爾公園李德燾夫婦的寓所聽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那次消息。我在日記裏曾這樣寫道：

奇妙的是，兩次進攻都在星期日清晨發動，顯然這是利用美國國內周末休息之機。如果蘇俄執意蹂躪南朝鮮，把它拉入鐵幕那邊，我真不知事態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有可能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知美國將如何應付？它不可能對此置之不理，因為這是對美國威望的直接挑戰。另一方面，如果美國接受挑戰，蘇俄會不會插手，公開挑起武裝衝突？這樣就會引起非常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美國，主張先發制人的戰爭的意見正在日益興起。認為進一步的姑息與等待可能給蘇俄以時間，使它變得更加強大，而美國目前擁有的原子彈和氫彈比蘇俄要多，其工業生產也處於優勢。

北朝鮮的進攻和日本偷襲珍珠港這兩件事之間，還有另一類似之處，就是兩者在美國顯然都引起了很大的震驚。但在這兩起事變發生之前，事先都有過告誡，指出這種進攻很有可能，甚至迫在眉睫。就日本偷襲珍珠港而言，蔣委員長根據中國在日本的情報活動，曾于1941年11月中旬親自電告羅斯福說，日本有進攻珍珠港的意圖。這份電報顯然未引起重視。就朝鮮事件而言，1950年初我曾與幾位熟悉朝鮮局勢的人士作過幾次非正式交談。談話中我曾明確表示：如果要防止在朝鮮引起戰爭，必須採取嚴格的預防措施。肯定的說，韓國駐美大使張勉同我的談話和同美國國務院的談話所採取的便是這一立場。

此事還可追溯到1950年1月，一位美國陸軍上校對此也有過一番有趣的談話。回憶當時曾有兩位上校前來訪問，即弗蘭克·柯林斯和普雷斯頓·古德費洛。他們向我建議組織一支外籍兵團幫助中國打共產黨。確切些說，古德費洛主要是自己想從事這項工作。他認為自己對幫助我們組織秘密武裝特別有用，因為他在南朝鮮有這方面的經驗。他說，他是李承晚的終身好友和顧問，就是他，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用一張軍隊的證件把李承晚裝在軍用運輸船上偷偷送回朝鮮的。他還說，這件事是背着國務院辦的，因為國務院反對李承晚回朝鮮，他們主張金奎植當朝鮮總統。古德費洛還說，在組織這項工作的頭幾個月中，他是李承晚的顧問，又是朝鮮大選的監督人。大選結果，李的對手共產黨人一敗塗地，李承晚當選為總統。

他告訴我，他還是李承晚同美國駐朝鮮佔領軍總司令霍奇

將軍之間的聯絡人，因為他自己是總司令的助手。在這方面，他講過這樣一件事：當初，國務院曾經主張組成有朝鮮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並曾就此事指示麥克阿瑟將軍轉告霍奇。這是霍奇對古德費洛說的。接着，李承晚跟古德費洛一起去了霍奇的司令部。當霍奇表情堅定而又嚴肅地要求李承晚按國務院的指示組成聯合政府時，李表現緊張不安，點着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後，就讓香烟慢慢的燃燒。他說道：“同共產黨妥協，無異同天花打交道。”說完這句話，他起身就走了。李走後，霍奇對古德費洛說，他百分之百地同意李的意見，但是為了執行盟軍最高司令的命令，他不得不極力推動。古德費洛還說，盟軍最高司令對此與霍奇也持有同感。

據我瞭解，那時李承晚在國務院的心目中是一位不受歡迎的人，正如蔣委員長在國務院之不得人望一樣。大概就由于這個原因，使得國務院對李的政府不給予足夠和及時的援助。後來曾任中國駐南朝鮮大使的劉馭萬當時是聯合國朝鮮問題委員會的報告員，他剛剛結束了工作，對這些內幕瞭解頗多，就是他告訴我此事的。1949年10月下旬他來訪時，剛從朝鮮來美國參加中國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團。由于中國的政局問題，他何時返回漢城，尚未作出決定。據他說，李承晚並不是美國人心目中的寵兒，但李承晚既已當選為韓國總統，美國當局不得不對他容忍一些。他還說，至于朝鮮其他兩位要人，金九已遭遇意外，金奎植已經失勢，眼下還沒有其他的領袖人物。

在同古德費洛的繼續交談中，我問起他關於北朝鮮進一步進攻的危險性和朝鮮爆發內戰的事。他說，去年（1949年）9月初，李承晚匆忙派人把他找去，他一到漢城就聽說北朝鮮預定9月19日發動進攻。于是，他便勸說作好準備，採取有力措施，以便應付上述情勢。結果俘獲二百四十三名北朝鮮士兵，而南朝

鮮則喪失了四名士兵，其中二名被打死。所有北朝鮮被俘人員，完全按照美國程序，并有美國軍官以觀察員身份到場監督，經軍事審判後，一律予以處決。

此後，北朝鮮沒有再次來犯。雖然據稱9月攻勢延期至11月，而事實上無一來犯者。

古德費洛說，目前南朝鮮人迫切想挺進北朝鮮，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力量強大，擁有一支訓練有素的十萬人軍隊，不過，美國政府極欲制止南朝鮮人挑起事端。他本人最近曾到那裏去，就是爲了這件事。接着我問他在朝鮮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和危險性有多大。他回答說，美國政府的立場是，避免南朝鮮主動進攻北朝鮮。但是，如果一旦北朝鮮入侵南朝鮮，那麼，南朝鮮應予以抵抗，并且挺進北方，結果帶來的將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他說，只要是這種情況，侵略係來自北朝鮮，即使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人也是會理解的。這就是策略。

這裏，我還可引證另一次談話，那就是此後的10月份中我同劉馭萬的談話，當時他正好同聯合國委員會再次逗留朝鮮之後隨委員會返回美國。他告訴我，他作爲聯合國委員會的成員，經過對朝鮮情勢的一番研究，了解到北朝鮮一定會進攻南朝鮮，只是進攻的時間難料。他還說，南朝鮮軍隊對北朝鮮的入侵毫無準備。

據我看來，如果委員會在6月24日前已經知道這個情報，那麼聯合國和美國當局勢必也已獲悉。但這種看法僅是事後諸葛亮。很顯然，在6月份的最後一周內，已經沒有更多的時間採取認真的預防辦法。因爲事態的發展來得太快了。

星期日，即6月24日那天，我焦急地聽着收音機裏每小時一次的新聞廣播和評論員的評論。這時艾奇遜不在華府，去他的鄉間別墅了，聽到消息後，他清晨親自驅車返回華盛頓。杜魯門總統已遠離華盛頓，去到他在密蘇里獨立城的家中。但據說，他

隨時在聽取國務卿艾奇遜和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對事態發展的報告。那時約翰遜同布萊德雷和杜勒斯一起正在離出事地點較近的東京。

據先前報道，杜魯門總統預定星期一才返回華盛頓。他要求人們保持鎮定不要任意猜測。星期日下午三時，白宮新聞秘書查爾斯·羅斯還宣布說，總統將在獨立城呆到星期一。但是半小時後，又宣布說總統已決定立即乘自己的飛機返回華盛頓，因為他想盡快瞭解有關這一局勢的全部真相。他說他認為局勢不足使人驚恐，但是“可能有危險”。

漢城來的消息令人沮喪。入侵者正不斷向南推進，並無遭到堅強抵抗的跡象。我打電話通知譚紹華公使將華盛頓的情況電告臺北。最新的報道說，聯合國安理會已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命令立即停火，入侵者應立即撤至38度線以北。決議并要求各會員國給予一切協助，督促決議的執行，並不得向北朝鮮當局提供援助。

秘書長特呂格弗·賴伊應美國政府，確切些說是應安理會中美國代表的要求召開了安理會緊急會議。經過四小時的會議，安理會以九票對零票通過了上述決議；南斯拉夫因要求安理會首先聽取北朝鮮代表發表意見的提議遭到否決，表決時棄權。會議上未使用否決權，因蘇俄仍在抵制安理會。

6月26日，我未能乘上紐約飛華盛頓的早班客機，只得儘可能早地乘坐下午兩點四十五分的班機前往華盛頓。韓國總統李承晚已通過駐美大使張勉向杜魯門總統轉遞了一份特別呼籲書，請求緊急援助。他說，韓國沒有得到過美國國會通過的、總統批准的任何軍事援助。又說北朝鮮長期以來一直準備進攻南朝鮮，他的政府曾就這一緊迫情況向美國政府提出過警告。

葉公超外長從臺北來電話告我，蔣委員長囑我注意健康，并

要求我協同蔣廷黻研究在安理會中提出呼籲，控訴蘇俄。控訴中要指名蘇俄是入侵南朝鮮的真正侵略者，北朝鮮只不過是它的傀儡而已，中共侵略的情況與此相同。

我對葉說，這可能會引起美國的誤解，認為我們企圖以蘇俄為目標，擴大事態的發展。我說，這對我們所處的地位不利。美國仍在試圖使朝鮮事件成為局部性問題，並已要求莫斯科從中斡旋，促使北朝鮮撤軍。我還對他說，韓國大使張勉在向安理會報告北朝鮮入侵他的國家，請求安理會進行干涉，制止侵略行為時，也沒有提到蘇俄的名字。我們談話一結束，我就打電話告訴蔣廷黻，徵求他的意見，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就把我們的看法立即詳細電告臺北。

在華盛頓，美國政府內閣成員和在首都的其他首腦一起，開了一整天會議。正如我在早些時候提到的那樣，北朝鮮進攻南朝鮮一事，儘管南朝鮮通過其駐華盛頓大使，而且據我推測，還通過美國駐漢城大使，事先對美國警告過北朝鮮入侵南朝鮮之舉已迫在眉睫，但此刻對華盛頓仍然好似一顆出人意外的政治炸彈。不過，華盛頓還是迅速採取了行動。麥克阿瑟將軍被授權向韓國政府提供各種軍需品。杜魯門總統在發表這一決定的同時，還宣布美國政府將大力支持安理會的努力，以“終止這一對和平的嚴重破壞”。

6月27日更是多事的一天。新聞界接到緊急通知，當天下午杜魯門總統要發表重要聲明。中央社的蔣蔭恩拿給我一份國務院於十二時十五分發布的事先寫好的新聞稿。其中，總統說他已命令海、空軍支援和掩護南朝鮮陸軍擊退北朝鮮入侵者。並說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大陸進攻臺灣；同樣，他也期望臺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或對公海和中國水域內的航運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他說第七艦隊將負責執行上述命令。他的措辭非常肯

定、堅決。

至于臺灣問題，總統還宣布說，有關臺灣地位的確定，有待“該地區恢復穩定與和平，或者簽訂對日和約，或者由聯合國討論決定”。這就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臺灣島最後的地位問題上。雖然這樣做的用意大概只是美國方面爲其急劇改變政策以保護臺灣尋找依據，但是人們還是對美國政府的幕後意圖引起了種種推測。例如，聲明一經發表後，聯合國所在地成功湖就盛傳說：美國的意見似乎認爲臺灣的國民政府不再被認爲擁有主權了；很可能臺灣的地位問題要作爲懸而未決的問題，以謀取中共的默許，進而爲美國斷然排除國民政府，同意接納中共政權進入聯合國鋪平道路。

在臺北和其他一些地方，輿論界疑慮重重，認爲“聯合國討論決定”這一措辭，是把臺灣置于國際托管之下的意思。當然，依華盛頓和其他一些國家的看法，這未嘗不是解決問題的可能辦法之一。但是，從我國政府的觀點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據我在日記中所記，當時我自己的反應是，上述臺灣問題的聲明，措辭是粗暴的，簡直很蠻橫。官方聲明中使用如此措辭以對待友好國家，實屬罕見。但是，鑒于報道說艾奇遜和他在國務院的同僚曾強烈反對美國改變對臺政策，直至星期一（6月26日）早晨，在總統採取堅定立場作出最後決定後，他們方纔讓步，這也就不足爲怪了。據報道，總統說過，由于美國的利益需要改變政策，他不在乎影響個人人格或過去既定的政策；因此，艾奇遜宣布贊同這次改變政策的決定。但是很明顯，艾奇遜領導的國務院在過去辯論中所採取的立場是堅持原來的既定政策，而不是偏離這一政策的。

至于對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的一般理解，我的印象是，如果不是徹底變更，至少也是對國務院所制定和奉行的對華政策作

了重大的修改。下述情況足以證實我的看法。蒲立德從馬薩諸塞州打來電話，對我們的努力取得勝利表示祝賀。十二時三十分，另一位中國的友人、五角大樓的羅傑·格里菲思以電話通知我有關杜魯門總統的公告時，也向我表示祝賀。表示祝賀的還有諾曼·利特爾夫人。我對他們的幫忙都一一致謝。

關於臺灣未來地位的含糊措辭和杜魯門聲明中的粗暴語調，顯然他們中間却無一人發覺。他們為政策變化的積極方面所迷惑，而沒有注意到聲明的顯然意圖是想把臺灣和國民政府的地位加以凍結。我說過，一般的印象是，聲明是往好的方向變化，而且從某種意義而言，它比國務院的對華政策是進了一步。我電告臺北的，不僅有杜魯門聲明的全文，還有我的評論，即勸告政府不要以批評的態度說任何激怒美國的話，也不要對它表示過份滿意。

下午三時，使館新任參事，也是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參事游建文從成功湖打電話來說，蔣廷黻正在出席安理會會議，美國代表奧斯汀參議員此刻正在宣讀杜魯門聲明的全文。他徵求我的意見，蔣廷黻應該怎麼表示。我建議說，蔣不要評論有關臺灣地位的那段話。我對他說，那段話裏有不利于我國的可疑含義。我說，如果蔣一定要表示的話，可以只就美國政府承擔阻止大陸對臺灣武力進攻一事表示贊賞。

那天晚上葉公超從臺北再次來電話說，蔣委員長完全同意我關於美國對華政策新聲明的看法，並就根據安理會決議，為響應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的號召，擬提出派軍隊去朝鮮一事，徵求我的意見。因為那天下午安理會通過的上述決議中號召聯合國各會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為擊退武裝進攻，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必需的援助。”

我對葉公超說，下午給他發的電報中已有我的幾項建議。我